



The "Triple Space" in the Novel Creation of "New Northeast Writers"

Yang Jingxuan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alian, China

Email address:

Jingxuan_yy@163.com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Jingxuan. The "Triple Space" in the Novel Creation of "New Northeast Writers". *Science Innovation*.

Vol. 11, No. 6, 2023, pp. 225-228. doi: 10.11648/j.si.20231106.12

Received: September 21, 2023; **Accepted:** October 31, 2023; **Published:** November 8, 2023

Abstract: The "New Northeast Writers Group" is a group of young writers in recent years, represented by Shuang Xuetao, Ban Yu, and Zheng Zhi, who have written the common painful memorie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 Northeast China with a "distinct realism style" and innovative novel creation techniques. These writers' works have been very popular among readers and critics in recent years. Their creations break away from the paradigm of nostalgic cultural writing in traditional regional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gional growth and people's development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y use a cold and realistic style to describe the dilapidated factory buildings, the people who experience spiritual collapse after experiencing great changes in life, the fatalistic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and suspenseful cases, and record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a group of worker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a micro level, record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a group of Northeast workers in an era. This article applies Lefebvre's spatial theory to explain the multiple spatial systems in the novel creation of the "New Northeast Writers" and summarizes the three literary spaces involved in the creation of this literary group, namely "physical space represented by factories and workers' spatial practices", "representative daily living spaces such as Workers' Village and Yanfen Street", and "symbolic spiritual spaces such as plains and swimming pools".

Keywords: New Northeast Writers Group, Space Theory, Lefebvre

“新东北作家”小说创作中的“三重空间”

杨婧萱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大连, 中国

邮箱

Jingxuan_yy@163.com

摘要: “新东北作家群”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新颖的小说创作手法书写东北几代人共同的伤痛记忆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的作品近些年来十分受到读者和评论家们的欢迎。他们的创作跳出传统地域文学中乡愁文化书写的范式, 将视角对准时代发展下区域成长和人民发展的矛盾, 用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去描写破败的工厂建筑群、在经历生活巨变后精神崩溃的人民、宿命般的“代际冲突”和带有悬疑色彩的案件, 从微观层面记录一个时代东北工人群众的悲欢离合。本文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去阐释“新东北作家”小说创作中的多重空间体系, 并研究归纳出这一文学群体的创作中涉及到的三重文学空间, 分别是“以工厂为代表的物理空间以及工人的空间实践”、“工人村、艳粉街等具有表征性的日常生存空间”、以及“平原、泳池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精神空间”。

关键词: “新东北作家群”, 空间理论, 列斐伏尔

1. 引言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民族众多的国家，各个地域的语言表达，民俗文化，文艺风格都因为地理特点和生活观念的不同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地域性。相反，同一地域的作家的创作实践也带有同一地域的共同特点。基于此，一些对于同一地域或区域文学相关性的研究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热点。近十年来，一些东北籍青年作家在主观上带着“东北地域文化共同体意识”去进行写作实践，在客观层面上，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浓郁的“东北特色”也为地域文学或区域文学研究提供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地域文学、区域文学研究的发展，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两个概念是否相同？如果不同，“新东北作家”这一概念属于两者中哪一个的研究范围？本文旨在廓清“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概念，且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去进一步分析这一青年作家群体的创作，为“新东北作家群”研究属于“区域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提供理论支持。

2. 地域文学、区域文学与“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提出

在一些研究中，常常混用地域文学和区域文学这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存在本质上的不同。

2.1. 地域文学与区域文学的不同

地域文学是指建构在共同地缘文化属性，共同的文化传统上的文学概念，寻根文学创作、研究的兴起和21世纪国内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蓬勃发展[1]，催生了与地域文学相关的研究。而区域文学这一概念也随之提出。

区域文学是一种建立在行政区划这一政治体系上的文学概念，研究区域内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宗旨的相似性不仅仅要从生活在这一政治范畴内的文学作品在风俗上或者文化上的共同点着眼，而且要着眼于研究该区域内经济状况，或者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动下人民群众形成的集体记忆，以在东北地区活跃的作家群体为例，抗日战争时期，以萧红，萧军等作家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更适合作为地域文学这一论域内的研究对象，近年来渐露锋芒的“新东北作家群”则更能成为区域文学论域的“题中之意”。也就是说，不仅“新东北作家群”创作的特色是在区域文化和民族性格作用下形成的，而且题材经常涉及描写特定时代与特定社会制度下人物的生存和发展，这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更偏重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城市制度、社会结构的转型、重构三者之间的共生和矛盾关系。所以说，区域文学是指向现代的，而区域文学的区域特性也体现在社会建设、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中。与地域文学相比，区域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可以随着行政区域的再划分、地方政策的调整和社会建设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相对于漫长的文化或者文明演变进程，是相对快速的和剧烈的。

2.2. “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提出

“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2020年发表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的论文《“新东北作家群”论纲》，黄平教授认为这一群体包括“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以及贾行家、赵松等籍贯为东北的作家[2]。这些作家被纳入“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文学群体，不仅仅因为籍贯，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作品中的相似主题、共同的“东北”语言风格，共同的“工业城市”叙事与冷峻悬疑的风格。

“新东北作家群”这个概念的提出，预示着在国家经济发展、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在面对经济发达区域内强势文化迅速传播，占据主流文化一席之地时，相对弱势文化的“去中心化的”尝试与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

而本文将以“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为例，引入列斐伏尔等研究者提出的空间理论，探究作品中在物理、社会和精神三个维度上的空间建构。

3. “新东北作家”小说创作的三重空间分析

3.1. 物理空间与空间实践

3.1.1. 工厂——冷峻破败的工业废墟

在“新东北作家”笔下，工厂常常作为故事发生的场域，作为“城市中心”而存在，而这种中心不仅仅是地理分布上的中心，同时也是被民众构造的中心。

小说中的工厂除了是小说描述空间的中心外，也常常作为故事的起始和结尾的发生地，或者出现在主人公的叙述中和回忆里。比如《平原上的摩西》中主人公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之前就“曾在市卷烟厂供销科担任过科长[4]”，《梯形夕阳》中“我”技校毕业后就在变压器厂工作，《盘锦豹子》中我爸爸、姑姑、姑父都在不同的工厂工作，而在《北方化为乌有》《走出格勒》《跷跷板》等小说中工厂都经意或不经意的出现在主人公和他人的对话中或是作者的叙述中。

这些小说中描绘的工厂空间，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进行动态重构的，在小说中，这些工厂一般都经历了兴旺到衰败的过程，直至从城市的坐标与精神象征退化为冷峻破败的工业废墟；或者在小说的初始，就干脆以沉睡的工业巨兽形象出现，这种退化不是从这个代表工业文明缩影的空间内部发生的，而是由外及内的，原因则是生产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 and 宏观政策的实施。是社会关系对物理空间的形塑[5]。

另一方面，工厂空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小说中各空间的交汇点与中心，在它的周边常常分布着各种与之相关的或者服务于这个空间的设施与其它公共空间，比如工厂小学、厂里的托儿所、厂办医院等，这些空间所承担的社会功能与工厂承担的社会功能互为补充，互相衔接，它们作用于工人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这些空间在物理上的距离相对较近，甚至互相重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复杂生存空间，随着工厂的兴盛与衰落，这些附属空间也在不断的繁荣与萎缩[6]。如果说工厂以及在工厂这个空间内

的设施是封闭的,那么铁轨则是打破这一相对封闭空间的意象,蜿蜒的铁轨,以工厂为中心伸向四面八方,同时也把工厂生产的产品输送到各地,铁轨的延伸,给相对封闭的工厂空间一个与外界对话的机会,也打破了处于工厂空间的工人的与外界的隔阂,营造一种难得的对话状态。

3.1.2. 工人——失语的一代

工人,作为工厂空间的劳动者,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空间实践者,他们的命运也与工厂的变迁息息相关,在工厂兴盛之时,这些工人生老病死都在工厂,“三餐有人做,生病有人治,上学有人教”,娶妻生子组建家庭也在工厂及其附属空间,他们享受着工业文明施加在劳动者身上的荣光,也为自己在工厂实现劳动价值与人生的意义感到精神上的满足、为自己工人的身份自豪[7]。

但是,当工厂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直至废弃,这些工人的人生也产生巨大的落差,曾经理所当然拥有的福利待遇荡然无存,甚至连温饱也不能够满足,几代人在封闭的工厂空间中建立的人际关系和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遭到了颠覆和解构,这种变化是迅速的、剧烈的,以至于许多工人还没有从过去幸福生活的泡影中醒悟出来,从而感受到巨大的落差和精神迷失,常年的按部就班地机械性工作,使工人们丧失了逆境求变的能力和外出谋生的勇气,这些剧变后的工人们成为了“失语的一代”,一方面不断回忆曾经的生活,另一方面在转型的阵痛中坚韧求生[8]。

3.2. 日常生存空间

列斐伏尔认为,存在着具有表征性和一种强大生命力的,可以清晰地展现人们活动的场所与轨迹,并暗含着人们的情感指向的空间,这种表征性空间也可以称为人们日常生活居住使用的生活空间[9]。而双雪涛小说中的“艳粉街”和班宇小说中的“工人村”两个工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即所谓的表征性生存空间。

3.2.1. “艳粉街”——无法提供庇护的家

在《走出格勒》等作品中,双雪涛是这样描述艳粉街的:“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好像沼泽地一样藏污纳垢,而又吐纳不息[10]。”在双雪涛的笔下,艳粉街有乌烟瘴气的街巷,颓废暧昧的灯光,混乱的治安和好勇斗狠的居民,在这条街上生活的居民,都是曾经积极向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新时代的工人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工人或搬离艳粉街,或继续坚守着工人的身份在艳粉街艰难谋生,而有些工人却在沉默中精神失衡,蜕变为游手好闲的游民、道德沦丧的妓女甚至杀人犯。艳粉街只能给居民最基本的居住环境,却不能给予生活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们心灵上的庇护,双雪涛通过塑造艳粉街凋敝衰落的状态和生活在艳粉街这一公共空间中人们的众生相,向读者展示特定时代下东北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困境[11]。

3.2.2. “工人村”——无法走出的困境

而班宇小说中的“工人村”,顾名思义,也是东北工人面临下岗危机之后生存的空间,工人村中工人的生存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动,社会的发展以

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恶化。就像在小说《工人村》中,班宇对工人村的历史有着这样的描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俄罗斯外宾来此参观学习,家家户户竞相展示精神面貌,盛情款待绿眼睛的老毛子,竭力推广自家卓越的生活方式。[12]”到了后来,随着城市的和转型,工人村也从拥有这卓越生活方式的欣欣向荣的工人聚居地,变成了“鳞次栉比的洋楼”陪衬,许多下岗工人离开了工人村,剩下的人有的无所事事甘于沉沦,用庸俗的娱乐生活麻痹自己,有的想却要与“不公的命运”斗争,但是受困于衰败的环境,匮乏的见识,他们永远也走不出工人村,只能在工人村中默默苟活,与其说工人村曾经的居民们是满足地自我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工业乌托邦”中,不如说现在这些自我封闭在工人村中的人们有一种逃避现实,沉浸在过去的荣耀中无法抽身的无奈。还有一些人,为了谋生,他们白天离开工人村这一生存空间,去城市的其他区域谋生,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也用眼睛观察这城市的繁华与冷漠,而晚上又回到工人村中,向熟悉的生存空间索取生存的保障,而这种繁华与凋敝,封闭与开放的对立,使工人村的居民挣扎在二元生活的矛盾之中,生活的压力与欲望的压抑,使他们无法顾及社会上的道德准则,从而铤而走险去做违法的事情。

3.3. 精神空间

新东北作家运用戏仿、拼贴、变形的手法将西方文化中的寓言、典故移植到东北叙事中去,通过不断变幻叙事视角、运用模糊化、陌生化的语言等方法,混淆真实与虚假的边界,营造出如梦似幻的魔幻现实主义氛围。

3.3.1. 平原——新的“应许之地”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以《圣经》中的先知摩西为题,但是却把摩西巧妙地移植到东北这片区域之中,而摩西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被视为一个先知,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敢于挑战命运的,具有反抗精神的英雄,他带领人们走出困境,摆脱奴役,去往新的家园。双雪涛在小说中也多次引用圣经中的语句,平原上的“摩西”到底是庄树,抑或是李斐,或者只是一代人,一个群体,或者是带有象征意味的非特指形象,关于摩西的猜测众说纷纭,在小说最后的高潮部分,李斐与庄树这对睽违已久的童年玩伴在湖上宿命般的相遇,庄树的行为和代表正义的身份,庄树像李斐传达的同舟共济的真心,既救赎了李斐,也对充满伤痛记忆的自己的少年时期画上了句号。所以,其实《平原上的摩西》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一代改变生活的可能的希望和对于人类命运的相似性的思考[13]。

3.3.2. 水池——创伤记忆的映射

小说中的梦境叙事,往往是新东北作家模糊真实与虚幻的努力,在《夜莺湖》和《间距》中现实生活中的山和现实生活中的水,在梦中产生了形变,并映射着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理想,和萦绕不去的创伤性记忆[14]。在《间距》中,双雪涛用不断转换的引语,“我”和伙伴们天马行空的对话,营造出如梦吃般的氛围,并用断句,在现实视角和梦境之中不断闪回切换,让笔架山产生了位移和形变,让普通的景色被赋予了梦幻的含义,让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时间的分岔成为可能,把现实与梦境糅合在一

起,隐喻坚定的信念能有把梦境变成现实的力量。班宇的《夜莺湖》中,那片游泳池曾经溺死过主角童年的朋友,也给主角精神创伤,而在之后,每当主人公遇到事件时,这片游泳池都会变幻各种光怪陆离的形象出现在主角的梦中,而溺死的童年好友也会化成水鬼在梦中出现,班宇将梦境与现实不着痕迹的连接在一起,让读者无法分清主人公是在现实还是在梦中,梦中的困境似乎也是生活的困境,生活中记忆里的创伤也无法通过在这种强烈的精神压力下得到弥合。

4. 结语

就像在开始文学创作实践时不约而同地从自己的童年记忆,从东北题材入手那样,在小说获得了读者、评论家的好评后,这几年,这些新时代的东北籍青年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去东北化”的文学创作[15]。他们这种撕去标签的尝试不意味着否认自己的出处,也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和读者的喜好,其实这种行为恰恰体现了青年作家们对东北这片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未来蓬勃发展的自信态度,即一种“不需要证明什么,也不需要为弱者发声”的态度,这也正与“承认差异,弥补不足,推进区域协调融合发展”的区域文学研究宗旨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 [1] 杨义. 文学地理学的渊源与视境 [J]. 文学评论, 2012 (04): 73-84.
- [2] 黄平. “新东北作家群”论纲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 (01): 174-182+223.
- [3] 刘大先. 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 [J].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0 (04): 58-66.
- [4]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 4.
- [5] 田鹏颖, 于春玲, 朱丽颖, 段炼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文化反思 [M].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8.
- [6] 巫晓燕. 泛工业化写作——对现代化工业进程与当下文学创作的描述 [J]. 当代作家评论, 2010 (02): 135-141.
- [7] 陶宇. 单位制变迁背景下的集体记忆与身份建构 [D]. 吉林大学, 2011.
- [8] 张戣.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形象的话语建构 [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 (29): 105-107.
- [9]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 - Smith. London: Blackwell Ltd, 1991: 51.
- [10]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 197.
- [11] 江怡. 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20 (05): 46-56.
- [12] 班宇. 冬泳 [M].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174.
- [13] 武兆雨. 东北工业文明视野中的“新人”形塑——以“新东北作家群”作品为例 [J]. 文化学刊, 2020 (12): 95-97.
- [14] 班宇. 逍遥游 [M].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 174.
- [15] 何平、双雪涛. 这三年发生的事情肯定超乎我的想象, 花城 [J] 2019 (04).